

「電腦無用，它只能給你答案。」西班牙著名藝術家畢卡索（Pablo Ruiz Picasso）50多年前說出這句話時，未必能預想到今天的情形——人人都正在成為「藝術家」。

2018年10月25日，紐約佳士得拍賣了一件AI畫作（即以人工智能完成的畫作）。這幅名為《Edmond de Belamy》的男性肖像畫，以超估價約45倍的43萬美元（約335萬港元）成交，甚至超過同場拍賣的畢卡索真跡，引發世界關注。

筆者本不關心這些，直到日前被一位從沒學過美術的學生告知，他在繪畫比賽中獲獎了……方才好奇地問了一句：怎麼畫的，畫了多久？得到人工智能輔助的答案，筆者並不意外，但聽他說「1分鐘就畫好了」時，還是有些吃驚——我們尚在等待一星期前發出的紙質信件，他的作品與獎狀早已沿着網線，去了又來了。驚嘆之餘，筆者仍有許多疑問，譬如AI畫作是否屬於「出貓」影響比賽公平？AI繪畫有無版權爭議？它的未來會是怎樣？

張自洋（文、圖）



▲2018年10月，在美國紐約拍賣的一幅由AI繪畫的人類自畫像，以43萬美元（約335萬港元）成交。



▶Lensa肖像畫作品示例。圖片來源：Lensa Instagram

▲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桌遊設計師艾倫，利用AI圖像製作軟件Midjourney繪製的數碼作品參賽，最後成功拿下「數碼藝術」組別的冠軍。



▲筆者在Midjourney繪圖程式中輸入詩句「孤帆遠影碧空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」（英譯文）後得到的AI畫作。

AI 繪畫

「科技與狠活」

是創作，還是模仿

去年8月，美國遊戲設計師傑森·艾倫（Jason M. Allen）憑藉一件名為《太空歌劇院》（原名《Théâtre D'opéra Spatial》）的畫作，成功在科羅拉多州博覽會競賽中脫穎而出，獲得數位藝術組的冠軍。他在賽後直言自己的畫作就是人工智能（AI）的產物，面對因此而引發的爭議，他也表示自己不會道歉，因為作品並非全部由AI創作而來，且他在提交作品時就已經註明作品由一款叫做Midjourney的人工智能輔助創作。

設計師本人的理直氣壯並沒有停止媒體與大眾的批判。這個獎金只有300美金的「小比賽」，直接向世界提出了一個大課題：AI繪畫到底是創作，還是模仿生成？筆者個人傾向於模仿，正如「科學怪人」弗蘭肯斯坦在現實中只是屍塊堆起的人形物，而沒有生命與靈魂一樣，AI繪畫基於素材庫數據運算拼湊而成的絕美畫面，同樣沒有生命與靈魂。賦予「科學怪人」生命的不是AI，而是英國女作家瑪麗·雪萊（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）；超越畢卡索真跡的不是畫技，而只是當時一名經電話競投的匿名人士給出的價格。請原諒筆者的「逆向惡意揣測」，43萬美元買一個「世界首幅AI畫作」大名，外贈全世界媒體熱議報道，一定是筆划算的廣告費。

是選擇，還是趨勢

上文筆者的觀點，也在聊天時傳達給了那位獲獎的學生。在聽到筆者的「陳詞濫調」後他表示：自己參加的正是場AI繪畫比賽！就在與學生交談後不久，去年11月末，「AI繪畫」一下成了全世界的熱門話題與流量密碼。一個叫做Lensa的圖片與視頻編輯app（手機應用程序），在全球24個國家/地區進入免費下載總榜前10名。它並不是一款新產品，早在2018年就已上線，但在11月21日的更新加入了「魔法虛擬分身」（Magic Avatars）功能，其使用的免費開源AI繪畫工具，允許用戶上傳照片並將其轉化為肖像畫（需付費）。數據顯示，12月7日，Lensa的全球日流水達到百萬美金，甚至超過了Tik Tok。

AI繪畫以如此迅猛的勢頭鋪展開來，它幾乎能在一分鐘內完成職業畫師一天的工作，效率之高，費用之低，很難讓用戶拒絕。相信假以時日，隨着數據庫的擴充和算法的愈加完善，繪圖質量會更高，用戶黏性會更強。筆者卻在擔憂一個問題：我當然可以選擇加入，但到時有沒有權利選擇不加入？

以Lensa為例，根據使用條款，Lensa用戶所提供的臉部資料，將被用於訓練演算法來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成果。要是有人將他人

相片，哪怕是與他人的合照上傳，不管那人同意與否，他的臉部資料就從此「加入」了，他甚至都不知道。有人會說大數據面前個體不重要：反正也看不出來——這是站在用戶消費者層面。如果被加入的可以是任何一人的肖像、作品，那人工智能豈不是成了肖像權、版權的掘墓人？Lensa使用的是Stable Diffusion模型，藉由吸收來自資料庫 LAION-5B的大量網絡藝術作品，進一步訓練AI。有藝術家曾表示，發現自身作品在未經同意下即被用於訓練AI神經網絡；有用戶曾表示，AI繪畫生成的內容帶有偏見，譬如黑人使用者被生成皮膚白了許多的形象，女性使用者被生成具有裸露含義的照片等。

是選擇還是趨勢，既看企業，也看用戶，還看監管。倘若大勢所趨，人在藝術領域都甘心將創作權交與AI，筆者的看法有些許悲觀，這個世界離機器人做主就不遠了。大家眼下正玩得開心，筆者仍要當那個「掃興人」：關注個體，尊重他人，不要讓人工智能裏沒有了「人」。

DALL·E 2

DALL·E 2 is a new AI system that can create realistic images and art from a description in natural language.

◀DALL·E 2 操作界面。

DALL·E 2

相比其他軟件擅長的概念與風景，DALL·E 2更擅長寫實。操作簡單，完成度高，速度快。在版權方面，DALL·E 2背後的組織OpenAI有嚴格的限制，比如圖片產生版權最終歸屬OpenAI；僅供個人學習探索使用，不能商用等。

美圖秀秀

完全免費，但功能有時不及其他幾個軟件。將軟件更新到最新版本，就可以看到界面中的「AI art」功能。



◀美圖秀秀 AI界面。

常見AI繪畫軟件

Midjourney

Midjourney建立於Discord平台上，進入其生成頻道「newbie」的對話框中輸入「/imagine」的指令後，可以輸入預期生成圖片的英文描述。隨後機器人會在後台開始渲染圖片，並在對話框中即時生成預覽圖。用戶免費體驗額度用後，需要購買訂閱。

Disco Diffusion

Disco Diffusion產生畫作的流程與Midjourney相近，不過圖像生成需要近半小時的時間，圖像會從模糊逐漸變得清晰、有細節。這款軟件本身是免費的，但如果想加速出圖速度，就要購買會員。

◀Midjourney操作界面。

《三體》作者劉慈欣在2003年發表的中篇小說《詩雲》裏，描述了掌握強大技術的外星文明，發現人類的「詩」遠在技術控制範圍之外。無法克隆人類「詩藝」的外星文明乾脆開發出一種程式，將所有文字排列組合，試圖發現能夠超越李白的詩歌。但最後卻發現只有具備鑒賞能力的「人」，才可以剔除雜訊，找到真正的詩。

我們正處在一個科幻小說成為現實的時代。劉慈欣20年前的著作，暗合了「無限猴子理論」，即讓一隻猴子在打字機上隨機地按鍵，當按鍵時間達到無窮時，幾乎必然能夠打出任何給定的文字，比如莎士比亞的全套著作。如今的AI繪畫正是那隻猴子，即便它打得足夠多，仍需具備鑒賞能力的「人」來發現。

很明顯，眼下開源的AI繪畫想要全方位高度完成用戶的指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許多用戶在看到AI繪畫的「作品」時啼笑皆非。在對繪畫要求具體化，尤其是生成一組圖像時，AI繪畫的弊端盡顯無疑。眼下它尚處在踩着法律邊界瘋狂生長與試探的早期，未來還將經歷內部競爭與洗牌、立法監管等諸多步驟。設計師們不用擔心飯碗被搶，普通用戶也可以「過把癮」。

AI繪畫是「正在打字」的猴子



▲夕陽下河堤邊的少年，被AI識別成了看夕陽的「狗」。圖片來源：peacer

